

浙江文叢

武林坊巷志

〔第十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武林坊巷志

〔第十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〔清〕丁 丙 輯

武林坊巷志卷二十四 南良坊一

香餅子園

按：香餅子園，北通新開弄，南通福緣巷，即宋子香藥局址。有嘉澤廟、妙淨庵。明釋有大雯，沈灌附見。

西湖遊覽志 康熙錢塘志 下馬坡巷，內有香餅園。

武林舊事卷六 《小經紀》：供香餅。

夢梁錄卷十九 《四司六局筵會假貨》：香藥局，掌管龍涎、沈腦、清和、清福異香、香壘、香爐、香毬、裝香簇爐細灰，效事聽候換香，酒後索喚異品、醒酒湯、藥餅兒。

按：油局橋，因油燭局得名，此園必宋時香藥局舊地也。

成化府志 李鄴侯廟，在安樂橋東香餅子巷，事詳《名宦》。

按：事實詳見永寧院巷，故本志《名宦傳》不再錄。

嘉靖仁和志 李鄴侯祠，在今安樂橋香餅子巷。嘉定中，賜額『嘉澤』，咸淳中，潛說友拓址重建。餘詳『永寧院』條下。

萬曆府志 康熙府志 康熙錢塘志 嘉澤廟，一在安樂橋東香餅園，祀唐李鄴侯。

清一統志 嘉澤廟有三，一在安東橋東香餅園巷，亦祀泌。

武林梵志 妙淨庵，即古妙淨寺，在香餅子園。萬曆甲辰，沈宮詹淮集善信重建，延雲栖僧大雯焚修於此。

天王橋

咸淳志 安濟橋，在蒲場巷軍巡鋪前。

夢梁錄卷七 《西河橋道》：楊駙馬宮前投西，曰安濟橋。

嘉靖仁和志 康熙府志 駙馬府，在安濟橋。

康熙錢塘志 駙馬府，安濟橋。吳王、益王、秀安、沂靖、莊文、駙馬六府，隸仁和。

至順鎮江志 舊傳唐太宗從高祖起義兵，有神自號毗沙門天王，願力定亂，將有豬首象鼻者，故所向成功。及即位，詔天下公府皆祀之。

按：佛書，唐天寶元年，西蕃五國來寇安西，奏至，上詔不空三藏入內持念，不空誦《護國陀羅尼》方二七遍，帝忽見神人五百，帶甲荷戈在殿前。上問不空，對曰：『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，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。其年，安西奏：『城東北三十里，雲霧冥晦中，有神長丈餘，皆披金甲，鼓角大鳴，地動山搖，經三日，蕃寇奔潰。斯須，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，謹圖樣隨表進呈。』因勅諸道節鎮所在州，於西北隅各置其像。江南李後主時，忽見州城上有神現，頭如車輪，額上有珠光，燦若明月，軍民皆看，數日而沒，今天王樓是也。與舊傳頗異。

又按：天王廟，在鎮江府右軍寨、前軍寨門口。今杭城有天王橋。志中所述源流頗爲詳備，特錄之。

談藪 今軍營中有天王堂。按《僧史》：天寶初，西蕃寇安西，奏乞援兵。明王詔不空三藏誦《仁王護國經》，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，不空云：『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，往救安西也。』彼安西奏：『有神人長丈餘，金甲，鼓角大鳴，蕃寇奔潰。斯須城上天王見形，謹圖形上進。』因敕諸節鎮所在州府，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象，佛寺亦別院安置，但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？

按：地近南營，茲天王橋，殆當時原有天王堂耳。

浙江水利全圖 關王閣。

咸淳志 昭貺廟，在候潮門外，故司封郎官張夏祠也。夏雍邱人，景祐中，爲兩浙漕使。江潮爲患，夏始作石堤，人感其功，慶曆二年，立祠堤上。政和二年，封寧江侯。後改安濟公，賜『昭貺』廟額。至慶元四年，錫以王爵。又有安濟廟在薦橋門外馬婆巷，宣和間建。

萬曆錢塘志 **康熙府志** 東安濟廟，在馬坡街，祀宋司封郎中張夏，俗名祖廟，又名太平院。

康熙錢塘志 **雍正浙江通志** 安濟廟，在馬坡街。志稱東安濟廟即舊太平院，俗名祖廟，祀宋安濟王張夏。初，夏治潮患，築石塘自六和塔至東青門，人德之，立祠堤上。今廟址在宋東青門外，元始拓入城內。

按：宋東青門，俗呼菜市門，今名太平門，與清泰門相去里許。今馬坡街在清泰門傍，則是廟或即舊時堤上所立，後入城，奉爲土穀者也。廟上即關王閣，康熙甲戌毀。丙申春，里人宋春暉葺，楊玉殿紀之。神迹詳前昭貺廟。

康熙錢塘志 廟號『昭貺』，祀尚書兵部郎張公夏也。夏字伯起。景祐中，出爲兩浙轉運使。杭州江岸率用薪土，潮水衝擊，不過三歲輒壞。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，以防江濤。既成，州人感夏之功，慶曆中，廟於堤上。嘉祐贈太常少卿，政和封寧江侯，改封安濟公，並賜今額。紹聖增『靈感』字，紹興增『順濟』字。考其本末，初無神怪，今相傳以伯起治潮，三年莫得其要領，不勝扼憤，盡抱所書牘，自赴於江，上訴於帝，後寓於夢，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，堤成而潮亦退，蓋野人語也。江之所恃者堤，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便？功未及成，效匹夫溝瀆之爲，此身不存，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者，萬一不用其夢，患當何如乎？沿江十二里，上至六和塔，下至東清門，正昭貺所築，今皆諉之錢王則謬矣。

雍正浙江通志 **乾隆府志** 安濟廟，在馬坡街，俗名祖廟，祀宋安濟王張夏。初，夏治潮患，築石塘自六和塔至東青門，人德之，立祠堤上。今廟址正宋東青門外，元始拓入城內。宋東青門俗呼菜市門，今名太平門，與清泰門相距里許。今馬坡街在清泰門傍，則是廟或即舊時堤上所立。後入城，奉爲土穀者也。

乾隆府志 昭貺廟，在候潮門內渾水閘東。宋司封郎官張夏祠。《咸淳志》：景祐間，夏

以司封郎中爲兩浙轉運使，作石堤十二里以捍江，杭人德之，立祠。慶曆二年，贈太常少卿。大觀二年，封寧江侯，改封安濟公，並賜額『昭貺』。紹興十四年，敕贈『靈感』，三十年增『順濟』尋加爵『靈濟顯祐威烈安順王』，祠之，左右奉十潮神。每潮水噬岸，禱輒應。明成化間，工部侍郎李顥來治潮患，禱神，患息，即舊址重建。（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、《浙江通志》同。）國朝雍正三年，敕封靜安公，春秋致祭。（《錢塘志》。）

清一統志 安濟廟，在錢塘縣馬坡街，祀宋張夏。

錢塘縣志補 錢塘江干張司封廟。宋太宗朝進士。仁宗景祐中，出爲兩浙運司。名夏，字伯起，雍邱人也。正史作兵部郎，由前爲兵部郎也。舊碑作張太常，由後嘉祐又有功而贈爲太常少卿也。宋祀典作工部夏員外，誤也。俗呼司封，以其有功授司封郎中也。其稱謂不同如此。

按：《四朝聞見錄》云：杭州江岸率多薪土，潮水衝激，不過三歲輒壞。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，以防江潮。既成，杭人德之。慶曆立廟於堤上。嘉祐十年，又因功贈太常少卿。政和二年八月，封寧江侯，改封安濟公，並賜其額曰『昭貺』。今廟中之碑，作真宗時出爲運使，治塘。天聖間，石塘又壞，運使田公、知府楊公，率僚屬祠公堤上。功成，贈太常，官封寧江侯，則慶曆年也。至大觀改元，封『安濟』，不知何據？予意葉紹翁之作《四朝錄》，去北宋尚近，當時所考必精，今廟之文，恐亦傳訛。且真宗時司封既築，何數年之後，田公、楊公又爲築之？既曰石塘復壞於天聖，何至慶曆之時方稱有功，朝命贈官封爵？時之相去又遠矣。若夫《四朝錄》以爲作堤十二里，碑文曰四千六百四十丈，此則量約之數同也。但江塘有三十里之遠，而二文皆不言所修之處，予

意必自司封廟地，下至慶春門，蓋今自候潮門內以北一帶街坊土地，皆安濟之廟，必當時沿江小民，亦各立祠以祀。蓋此街原係城外沿江之地。且慶春以北，又爲新塘，乃各朝之築。而錢氏之築，皆通塘之地矣。或歲久而中之，疑是圯。一改以壞，乃爲昭貺之再築。餘者或修或增，不至大壞，而爲功易耳。予嘗見杭志祀典，於昭貺之下，載碑文，因留心考之，略言如右。

杭都雜咏 安濟廟，在裝駕橋東，祀宋工部郎張夏。夏字伯起，蕭山人。景祐中，以郎中出爲兩浙轉運使。修杭州江塘，民無水患。慶曆中，祀於江上。大觀二年，贈兵部尚書，封寧江侯，進安濟公。紹興三十年，加號『濟靈顯祐威烈安順王』。明崇禎元年，以爲護漕河神，封靈應英濟侯。國朝雍正三年，封靜安公，入祀典。今進封靖江王，士人仍稱安濟廟。咸豐十一年，毀於寇，同治中重建。

張弑《春熙橋安濟廟生辰有感》：司神祠畔好排衙，絲管喧喧鼓又撾。到此始知人世換，不妨游樂自豪奢。歌聲一片市聲嘩，勝會能多望眼賒。試問繁華今若此，遊人誰不爲看花。

朱衙弄

按：朱衙弄，西出香餅子園，東爲朱衙蕩，在金家蕩南，長河頭北。明朱桓、朱元亮、朱賢、朱鏞、朱淇、朱孫炎、朱建北、朱金鼎、朱金殿、賢媛陳氏居此。附見者朱德貴、沈好禮、陳東滄、沈思。

浙江省城全圖 朱衙弄。

朱衙蕩。

奚囊蠹餘 《朱近城墓志銘》：吾杭故宋舊都，當思陵南渡時，扈從多中原人，故今著姓往往系出中原，有以也。錢塘近城朱公，其先亦由彰德安陽徙河南偃師，已而入浙。五世祖德貴，元至正間，始籍仁和。我明洪武初，高祖元亮改錢塘。亮生賢，累贈中憲大夫、直隸廬州知府。賢生鏞，登景泰辛未進士，歷官廣西右參政。鏞生洪，洪娶廣南知府沈好禮女，是生近城公。公諱桓，字司直，居故傍城隅，因以自號。自幼穎異，習父祖遺書，通《胡氏春秋》。值家中衰，乃異棄去服賈，勤約謹守，不墜先業。顧自以不終夙志，悉心教子，嘗以己意微激之。子竟以其父書顯，發身賢科，爲州刺史，先業益振。公於是盡辟世累，日與里中二三老人，徜徉湖山間，縱飲自適。刺史君又順承其意，凡事事不以溷公，唯恣所欲，用爲取給，公乃時時得劇飲爲樂。間就浮屠談空寂，施捨不惜。生平戀直寡耦，倜儻不羈。與人游，雖猥賤亦得就近抗禮；即貴盛輒遠避，君將藐之。刺史君嘗爲公輸資司農，授散官，公辭以野樸不稱，取官服深緘篋中，示不再著。曰：『使我正冠束帶，局趣作勞，孰與持杯笑傲，陶然無營哉！』卒之日，猶引滿如常，忽就寢，瞑目長逝。是爲嘉靖辛酉正月十八日。生成化辛丑九月二十三日，享年八十有一。余聞往哲矯世厭俗，失意自放，多寄興於酒；或遺形見性，輪迴生死，託迹於佛。世稱陶隱君、白居士，豈不羸蟲豪貴，泡影人寰哉！近城公宜有心向慕其人，視世銖兩貨財，愁居懾

處，孳孳無已者，不可同日語也。公配陳氏，石埭司訓東滄公女，先公二十一年卒。子一孫炎，即所稱刺史君，嘗知江西宣州，有治行。女一，適龍南簿沈思。孫男一建北，充邑庠生，文學世其家。女三，長適禮部儒士來棟，次許尤溪丞王君子有道，一幼。曾孫男二：金鼎、金殿。女亦二。是年□月□日，厝公大慈山之原。刺史君以余曩舉於鄉，附君驥尾，金鼎又聘余女孫，分誼良厚，當爲公作銘。銘曰：物不在贏，所貴能享。陶然樂生，適詣心賞。冠服匪榮，抬提延想。既壽且康，令終高朗。悠悠素風，永遺企仰。

長河頭

按：長河頭，在福緣巷之北，朱衙蕩之南。其西爲朱衙弄，東爲關王閣。明人物有虞長孺、虞僧孺、虞宗玫、虞宗瑤、虞黃昊，國朝陸麗京六人，馮夢禎、馮倌、陳季象、陸梯霞附見。雜記有莫行見黑氣，露坐見三人挨月二條。

浙江省城全圖 長河頭。

東城雜記 萬曆中，里人虞司勛長孺，以文字爲佛事碑版、疏頌，照耀東城，長明、蓮居二禪窟，貞石猶存。其弟僧孺淳貞，終身不娶，結廬靈隱寺側，名猿狖居。役使僅一老僕。又建八角團瓢，於每角藏書，上有樓可眺遠。馮夢禎祭酒嘗曰：『於陵仲子猶餘辟纁之妻，僧孺足稱今之逸士矣。』

快雪堂漫錄

長孺舊住城東，近長河頭。一日莫行，從河邊過，相去數十步，有黑氣從地滾，長孺適有一急事赴友人期，見此不敢前進。須臾，從下而上，涌入一樓屋角，方得進友人家，因留宿不歸。明旦過之，其家夜喪一婦。

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，嘗雲年三四十時，秋夜露坐庭中，見有三人挨月而過，異之，急呼長孺伯母同觀。伯母出遲，僅見其二。須臾，入月中矣，親語陳季象，爲余述之。

東城雜記

虞宗政，字大赤，宗瑤，字仲皞，俱德園司勛子。宗政豐軀偉貌，初生時，面如紅玉，故名。爲人樸訥，罕事文飾。宗瑤則英敏爽朗，發議輒解人頤。與友交，初甚落落，久乃彌篤。並有才名，入復社。仁和馮侗，字儼公，社中知名士也，貧而不遇，無子。病危時，屬家人巾車至二虞家，二虞爲之親治醫，晝夜不懈。及卒，中堂門署喪屏，庭設司鼓。大赤、仲皞跪拜謝弔客，披上古友朋喪服，前輩交誼之篤如此。仲皞子黃昊，字景明，亦能詩，在西泠十家之列。

陸氏家譜

麗京公居長河頭，與梯霞公所居之義門巷，相去半里許。

骨牌弄

按：骨牌弄，即括扒巷。北出義門巷，南出福緣巷。汪鐵樵騎尉士驤居弄內，自號暮園遁叟。蓋弄地本與福緣巷通也。弄內有積善庵。

康熙錢塘志 括扒巷。

浙江省城全圖 骨牌弄。

陸氏宗譜 許衙巷，在清泰門，舊名括扒巷，今名義門巷。

義門巷

約略說 義門巷，在金鉤南。

康熙府志 裘自謙，字叔美，錢塘諸生，有聲。入太學，謁選得四川鹽課提舉司，遷淮王右長史。

乾隆府志 國初裘自謙，字叔美，錢塘人。仕至長史，以母老告歸。歲饑，出粟賑貧者，有司建尚義坊。

按：尚義坊近義門巷，又據沈鵬振飛《桐溪詩草·過長明寺》詩『牆隅迹古井泉清』，注云：『寺傍有井，義門裘公所鑿，泉甘不竭。』長明寺距巷甚近，義門裘公必自謙無疑。大約坊名『尚義』，建於通衢，其居第則榜爲『義門』耳。

康熙錢塘志 裘自謙，號養齋，由諸生貢成均，以積分高第，得謁選四川鹽課司提舉。蜀之瞿灘，一井當田百畝，非豪滑不得有井，於是新不得有，舊益滋廢，追呼逋賦，商民不自存。自謙請蠲舊稅，整理舊井，招徠復業，始至才百井，越二年，至萬井，增課累萬餘。不次優擢，轉

淮王右長史。淮王初封廣州，正統間，賜黃纁、尚方劍，遷豫章饒郡，復驕縱。自謙質綜古藩服得失，上《舍鏡錄》，又屏除教坊女樂，輔王敦正誼，遠聲妓，王悉從之。淮藩支庶衆多，不自檢束，自謙每引宗正條例裁抑之。引年歸，居家好仁行義。萬曆時，歲大饑，出粟賑貧乏，全活無算。巡按上其事，賜建尚義坊。所居城東乏井，行汲者憊甚，乃穿井甃清泉，遠爾賴之，稱爲裘公井。

裘效誠，號靜沚，事親從兄，孝友兼至。母歿，結素幔於柩側，寢處三年，題曰『永思廬』。伯兄早逝，撫其遺孤至成立。人有急難到門，即素不相識，竭力援拯。積逋數萬緡，嘗焚券不責報。尤厚恤親族，凡鰥寡困乏者，歲計所需給之。其他行藥治病，掩骼埋胔，垂四十年，無稍倦。晚年留心養生家言，年至大耋，兒齒復生。以長子充美貴，封御史，崇祀鄉賢。

何玉梁述其母裘太安人行狀曰：『裘氏系出祥符，自三晉時得姓，傳十九世不分炊。宋大中時，奉詔旌曰『義門』。建炎中，其遠祖堯臣公，乃徙爲錢塘人，聚族清泰門，坊曰『尚義』，井曰『裘公』，事具邑志。太安人曾祖諱大有，上林苑錄事。祖諱自進，光祿寺錄事。父諱珍章，字清之，山西沁水縣丞。年弱冠，與其從兄封大夫靜沚公同游京師。明壬午、甲申間，流寇猖獗，陷京師，毒殺無虛日，鄉人戚友流寓者，保抱徂亡無所歸，清之兄弟毀家，獲庇全者百二十餘戶。又散粟以食州間道路之流移者。』

霞舉堂集 《封奉直大夫、廣西道監察御史靜沚裘公哀辭》：康熙甲子九月十七日，靜沚

裘公卒。其明年秋，子侍御充美、中翰充佩輩扶柩南還，將與元配合葬於蓮花峰。時保和殿大學士王公已表其墓，文華殿大學士宋公爲志且銘，少詹學士盧公復傳其生平，凡立身行己，利人濟物，三公言之可爲詳，予合觀諸文詞，不禁掩卷長太息也。公年幾大耋，兩膺寵命。子四人，伯仲爵列清班，叔與季賢而有文，需次登用。諸孫八人，皆珪璋競秀。其身所措施大者，昭然在人耳目，一旦雖捐館舍，可以無憾。然予感嘆有不能已於中者，蓋人生而有才，不幸而貧不能自給，率多氣節自負，不肯乞憐於人。而爲之宗族者，又封殖自專，視之漠焉，如不相關，則彼抱才而貧，有終身焉耳。天之生才甚難，顧使之淪落不偶，豈非重爲一本之羞乎？公篤念本支，凡子姓有向學者，輒延於家，時其飲食，資其膏火，俾子姓感憤奮發，卒能成名以去。其他急者用之，困乏者恤之，敦睦之風，至今有聞之泣下者。顧性慷慨，尤喜結納，每望海內有道之士，惟恐不及。會同里有知名士三人，以无妄罹大獄，禍且不測，公測心力爲營救得免。嗟乎！今之享富貴者，類皆杜門謝客，間有一二與世相接，亦第竊延攬之虛聲，至若訟獄繁興，事稍涉即陷重辟，縱屬親故，鮮不懼患害之及而遠避者；公獨毅然出而振之，日周旋於桁楊之側，苦心百計，必求脫其人而後止。若公者，雖千百世而下，尚當想慕其人，或有生不其時之恨。況親吾世知其事，有不令人唏噓而嘆息者哉！

按：知名三人爲陸麗京、查伊璜、范文白，以莊廷鑑穢史而牽連者也。

附刊《義門裘氏先世族約》：予家本會稽之雲門，一十九世同居，蒙朝廷恩寵，敕旌『義

門』。在宋真宗朝。駕古軼今，世所罕有，凡我子孫，當守祖宗之家訓，存心以忠厚爲本。綿世澤。處家以仁讓爲先。聯血脈。此治家之寶，守身之符也。其鑒此毋忽。《續白鹿洞學規》。

康熙錢塘志 裘氏，裘自謙女。自謙爲淮陽長史，母徐，常感風疾，裘割股以救母。及歸陸運昌，昌爲諸生，貧，糟糠不厭，泊如也。亡何，昌舉孝廉，文名馳四方，而其父某以痿廢，孺人盡毀嫁時裝，進甘旨，外治具供賓客，冬月常衣葛帔練裙。昌舉進士，授江西吉水令，以廉著。孺人同之官，相對言古循吏以勗之。昌爲令七載，不入吉水民一錢。庚辰，仲子培，復舉進士第，次年明亡，昌遽卒京口。乙酉，培復自縊桐塢，孺人遂與其子圻、堦、垣、埜，卜居駱村，合門課農桑，將終老焉。秉性惻隱，有犯法當徒者，助以贖鍰。又有爲兄所逐，及以妻質者，周以金若米，而使復之。中表楊氏嫠居，有欲潛易其志者，孺人破散其謀。又脫璫珥嫁沈氏姑。氏生高貲家，又身都貴顯，中間頻遭困厄，然夫爲廉吏，子爲忠臣，氏實相而成之。子堦之婦，趙進士應元孫，舉人爾昌女，食貧自甘，事姑以孝聞。子圻之女，爲吳薦妻，亦恂恂孝謹，皆不幸早卒。

曝書亭文集 《零丁爲陸進士寅作》（并序）：錢塘陸先生圻，字麗京，一字景宣，高尚之士也。甲申後，賣藥海寧之長安市。湖州有私撰《明書》者，爲人告訐，辭連先生，既而論釋。游嶺南，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君堡，遁迹浮屠。南雄陸太守世楷，爲辟丹崖精舍，鉅鐵鎖以上，先生依焉。一夕，夢至琳宮，丹梯碧互，中有建龜蛇之旒，寤，對寺僧言狀，僧楚人，謂曰：『此

太和山也。』先生乃道士衣往訪，竟不知所終。其子寅，舉進士，既釋褐，擬微服往求。予早歲以詩古文詞受於先生，遂定忘年之款。自辛丑夏一別，水尚知歸，先生獨久不返，爰效東漢戴良體，代作零丁一篇授寅，持以入楚云。

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，敢告行路諸君子。有父一去故鄉不知幾千里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。請說軀體顏面皮，軒眉廣頰豐兩頤。口輔髯髯微有髭，去時壯齒尚未落，肩脾頗亦肥。平生不怒多笑嬉，目無邪視頭無俱。周尺一尋長過之，請說衣裳少新製，大布寬袍汨常漬，帶斷續繩衫裏臂。孫孫子子蟣虱萃，有時捫之擲在地。兩襠敞袴雙足屣，寒肌生粟暑生痒。婆留鄉語聽易分，問以經術辭紛綸。至若說易尤專門，方州蔀家味義根。囊中口譜可等金匱文，方不自秘恒活人。不昧財，不逐禍，緇衣黃冠無不可。惠而能以消息聞，爲德者君報者我。

陸氏家譜 《尋親招紙》：家父名圻，字麗京，甲寅年生，係前明拔貢生。生平慕向平爲人，有方外之志，兼以醫濟人，所活甚衆。康熙四年乙巳，同友往廣東。六年丁未十月，自廣東回，至徽州黃山，遇祁門縣雷機和尚，即參禪出家，法名德尤，字大雨。又訪道於齊雲山，改號淮庵。寅驚聞，即往山中叩求還里，父堅不允。寅私懇山中道友，密議於次年二月朔，具舟送父還家，約寅於江邊相候，至果到，蓋爲諸道友所給而來，以是甚怒，誓不入城，唯一省墓及與親友一訣別而已。不意叔父梯霞舊病蛔蹶，人不能治，適家父來而疾發，又不能與疾就診，強父入城看視，期以健飯後乃聽所往。家父不得已，往來於煙水庵獐叫廟，診叔者凡八閱月。常

自言：『我出家爲生死，設親友援例相延治病，日無寧晷，乃作行醫和尚耶！』自是絕人逃世之念決矣。九月內，適家叔廣東南雄知府孝山，具資糧米來請，而叔父已愈，遠去三年，杜絕人世纏擾，然後結茅天台、雁宕間，『仍可不禁汝輩來往，若不聽我行，我即自盡。天地鬼神備聞此語。』寅不得已，遣僕褚禮、王保，隨至廣東送孝山叔。家父即於丹霞山皈依天然和尚，改名今竟，字汝安。王保亦祝髮相隨，名傳聰，字透月，與淡歸和尚今釋係舊日至交，朝夕相依。褚僕約以三年來迎而歸，此康熙八年己酉及九年庚戌事也。十年辛亥，寅以焦勞，致成鼻衄，屢瀕於死，接孝山叔字云：『尊公近欲他往，可速遣人來。』寅惶遽措費，即命褚僕入廣，而孝叔已不能留，聽家父去一月矣。自此無歲不訪，隨值三藩之亂，竟無消息。或云：改姓陳，字御風。黃冠奉道，欲往武當、雲臺、勞山等處。然亦曾兩上武當，一到勞山、雲臺，杳無下落。家父臨行亦曾言：『我世外之人，自此無拘無束，憑他僧道布衣，我皆可做，決不開堂說法，又墜火坑。』又每改名字，所以愈難尋訪。倘有仁人君子，確知家父辛亥以後行蹤者，或所聞所見年齒相似，語音杭州人，又精醫理者，乞寄以確信，世世感戴。其信可寄浙江杭州府城內章家橋板兒巷，新改義門巷中裘察院間壁陸進士家，即寅宅也。又或取便寄京師前門外大柵欄裘老爺諱充佩家亦可。如父親見字，乞憐念二十年苦情，或竟歸家，或寄一字，以便奉迎。蓋遠去三年，結茅近地之約，言猶在耳，從來聖人仙佛未有失信者也。如王保見字，可即將別後事體、歷年情狀，或現同主人一處，或係何時某處分別，寫一細信與我，以便追尋。但信須多寄，恐有浮